





×萬餘套棉衣提前半月完成

並在本部遭難三年零四的勞  
英王儲祥是鞋工般的火車頭  
，除計劃大室直底、上鞋、  
打麻繩及督促檢客外，每天  
還上鞋二十雙。榮安軍人曹  
計海、任三交恨死了蔣美茂  
提出勾結打內戰，他們兩人  
提出兩人打底全設備的日  
號，天賜無太陽晒底晒，擠  
時間拆舊談衣褲，更換股  
剪下的手掌大小的碎布、二  
子寬的狹條，都耐心地夾到  
破布裏打成底底，禮拜日打  
下襪襠，怕放壞了，禮拜日  
也不停工，任三交已一個月

渡過禮拜。四十多歲的工友  
焦文典，自解決蒸餅問題以  
後，更加積極工作，除叫學  
徒頂底外，自己每天爭取頂  
底二雙半，其所謂之底光滑  
而密，底堅實如鐵板，人人  
稱好。其所教出的學徒如劉  
作元、閻春現現每日能頂底  
三雙，亦堅實耐穿，全班第  
一。打總組長薛金聲限看  
到繩子趕不上用，自動加了半  
月夜工。在此積極生產下，  
十一月初統計，只差八百雙  
，不日後可全部完成。（工  
友武永昌、高國定）

土地改革與發動羣衆脫節

（吳德凱）二十天來，二區響應進行了土地改革，但初步檢查，即存在單純解決土地問題和發動羣衆說教的偏向。下流鎮、五樓溝幹部在工作上還是束手束脚，向羣衆只談冬季生產，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不敢宣傳，村裏土糧材料只向個別幹部和積極份子暗贈收買。密克村抗聯主任張富正同志說：是說明了問題，會引起羣衆恐慌，所以主強到解決問題時再宣佈。因此向主任要公開開政策，反而引起羣衆的懷疑，如整家村糧有山在敵區中被定了一個富農，他的老親知道了竟哭了一夜。不少羣衆都在打開今冬土地問題怎樣解決。還有許多村子是幹部包辦代替，羣衆根本沒動，胡家莊整訓開始，只村幹部向小地主李王太子家走了兩次，勸說獻出了二十八畝地，但羣衆還不知爲什麼獻地；斜局村農會幹事白鐵旗、張六小等向富農白王保成獻出了兩天兩夜才獻出八十畝田地來，整訓地主是幹部先開會就分工誰動員誰家獻地，頭幾家幹事王忠按向地主高太帥說：「今年要消滅地主，不是消滅地主，而是消滅地主封建剝削。」結果應了釘子搭與而回。有些偏向已引起領導上重視，開始在實際工作中，用一面做一面教，幹部的方法，使幹部能充分掌握政策，做好耕者有其田的工作。（郭文斌、崔秉鋼）

從寧武七里子窰煤窰  
來說明我工業政策

建設處

其父於民國二十二年開辦的。二十五年爲營業最好時期，窩內共八道岔子，旺月有工人三十多，年產炭二萬餘担，日有大車六七十輛，將煤運至獨縣中西川、神、五一帶及寧武附近，供給軍需燃燒。該密全年收入幾達萬元白洋。吳原來是領鐵班的出身，不到幾年，依靠煤礦發了財，置埋七十多頃，成了資本家兼地主。

二十七年下半年，日寇侵佔寧武後，該密即被敵人霸去，到二十九年夏季，重的八道岔子都被敵人佔據了。第二年經原密主重新經營，花了四百多元白洋，才恢復了八道岔子；但因戰爭關係，營業不如過去，每年產炭三萬餘担。去夏成爲游擊區後，在敵頑不請出援下，營業更受影響，

年產炭二萬餘担；寧武解放時，適遇渡月，工人不能進窩，故暫停工。

近年旺月只有工人二十餘人，每月每人做工平均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全年可做工六個月。工人每交窩方大柴一批，賺工資米四合，碎炭一批工資米二合五，另外，每天工人可擔担一担，由廠方代製。生產工具及燃油由工人自備，前年以來米折工資時，窩主以市價一元五毛的小米，給工人算一年，去年改爲實物工資後，工人使用一元，票上記過一元一角，後經我政府向窩主提出，把這種超經濟剝削取消了。

寧武解放後，農民軍某對他進行過減租清算鬥爭，已算出土地耕多項，限給農民。工人在農區要乘鬥爭影響下，也提出要進行清算，計劃同窩

莊村分部山方  
益利農中犯侵正糾制強  
高提能未悟覺衆羣

，有的地方由於幹部思想上的沒滋補思想，又沒有對羣衆進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只縮統的說「一家人」，簡單的進行糾正，因此，沒有達到提高羣衆覺悟，加強農民團結的目的。方山在清算運動中，一些會黨運動人員的中黨，由於不分輕重，硬清算者共約二百八十餘家。溝門貧農劉鬼子當黨團長二個月，反出大洋二千元，幹部思想上沒滋補思想，對羣衆只縮統的說「一家人」，不應該，要退還侵犯中農利益，咱村裏要退還。」也沒經羣衆討論，幹部就去了。結果羣衆說：「去年你們叫得罪人，今年又退。」「把這些人拉的太高了。」而這些黨人員則認爲自己完全對，在會上盡說冤枉，對自己政清上的錯誤，至今尚未辭身。四年張海騰村幹部說：「咱們執行咱毛主席的號召大生產，人人都要勞動，」他就叫兒子、婿兒、婆姨及媳婦，全家五個勞動力都參加勞動，還僱了一個長工，下辛苦經營他的五十畝地、五塊山地。四五年政府號召擴大種棉，他種了二十畝，並號召本村人也種，當時張二滿才種了二畝，因今年旱凍結果收成

河曲大峪村張海  
嚮應生產號召大發財

張二滿不聽號召至今沒翻身

(河曲訊)一區噉，種不飽也吃不飽，大峪村農民張海，上，種上棉花吃不歷年響應政府生產上墾子。但他在號召，一年比一年幹部們領導下細心

★ 話後編 ★

很少，張海因爲早種又作務的好，共收籽花一千五百斤。秋收後政府號召冬季生產，張二滿說：夏天賬不凍，冬天燈石頭也凍，認爲甚也不能做，但張海却準備大鬧哩，他購買了一架織布機，教女人們紡織以求穿衣自給；又買一架織機教一個小娃紡織棉子；另以四百斤籽花，買回一架扎花機，每天能賺二萬多元，足夠全家「費」。村裏人把張海的生產計算了一下說：「這樣發財沒有底子了」，張二滿也說：「毛主席英明，誰要聽毛主席的話，兩身發財發底子，誰要聽毛主席，栽下樹根發底子」，現在村裏都接受了張海的經驗，捲入緊張的冬季生產中。（劉秉義、王廷璧）

主追加過去的工資。吳六且聽到工人要清算的風聲，嚇的連密上也不敢去了，他對勞英張初元說：「這個要門，那個要門，不管受罰把密推給工人算了。」正值這時，二分區公安分局派項同志來，帶有給王縣長的介绍信，要求政府幫助賠償王縣長。項同志和吳六且談過一、二次，吳當時正是怕的時候，便說：「過去我就靠的一場糊塗，還蒙公家開吧，每天給我五、六斤穀籐就行了。」這件事情賴上幹部知道後，有的會主張過了，可以追加一年或半年的工資（一年估計約六百元白洋）。後來由張初元同志向吳六且說明我之元商業政策，是給工人適當的增加工資，勞資合作，發展煤業。當時吳六且表示，如讓他繼續經營，同賞給工人增資，如公家要經營，就讓公家經營吧！

經營煤業不是一涼扇子一幹的事，日寇弄了二年多，只修出幾不管修，把八道岔子都破壞了。縣上認為勞資雙方均缺乏對我勞工政策的了解，在發生糾紛之際，項同志要求補救是欠妥的，同時，密主也不同意公家抽股經營；因此，停止項同志的抽股。關於工人清算問題，經調解後，

人清算問題；並準備修路、修路開工。對以上問題，我們提出如下幾點意見：

（一）對密主清算問題：工人在農村羣衆鬥爭影響下，向吳六且提出追加過去的工資，這是不可以的，但要勸說他們，因為今天解放區的工資還不發達，爲了促使它發展，所以只能適當增加現在與今後的工資，而不追加過去的工資，因爲那樣便會削弱縮小工人工廠生產，這對工人也是不利的，只有解放區工人工廠更發展，解放區的人社會更加繁榮，工人的生活才能更好的改善。工人應會對自己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統一起來。縣上某些幹部主張追加一年或半年的工資，我們認爲是欠妥當。因爲發展工業是我們的既定方針，解放區的工人工廠沒有這樣的企業，決不能採取打擊的方針；對於工商事業，不能像對於封建那樣，不但不應限制，而且應積極扶持。這是總的原則。資本利是決定投資者繼續經營與否的主要因素，如果對密方提出追加過去的工資，主要是一年或半年，其精神已屬於打擊，必然會影響資方長期或停業，顯然不符合政策精神。因而我們的具體意見是：密主藉虧額佔、訛詐、貪污、目前尚存之封建性的剝削，如「差事錢」、「壓火炭」等，多產少算以及無代價的勞役等，應取消。而對過去的工資太低，一般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不再追加。另一方面，也要服從密主照顧工人生活，適當增加工資，以改善工人生活。要讓他們清楚，只有工資增加，工人勞動積極性才能提高，資本家也才更有利可圖。總之，今天我們對工商業的方針，是勞資合作，發展生產的方針，一句話：要使資本家有有利可圖，要使工人生活得到適當改善，進而遵守勞動紀律，合力發展生產。

（二）二分區公安分局項同志正遇勞資發生糾紛，當時應該很好向勞資雙方宣傳我勞工政策，在入股上應真正求得資方同意，不應憑政府的介紹，使資方懷疑是政府的命令，變爲強制性。因此，凡公家機關投資密主者，不准強入或使資方勉強；至於「好漢」股子更應在禁止之列。

人  
善慶  
北現，七，如者知  
店二七五無知請發  
小年三一迄有爲  
財子  
止喜

（區、縣、市、鎮、鄉、村、隊、組、戶、人、口、數、等、項、均、以、戶、口、數、為、主、）

綱目二卷  
宋王楙撰  
三卷  
信州人  
見信州志  
下書寄書  
買

寬，家屬三四體決九兒，者價公  
德，大歲賀所，十在加十，信落，村  
管十區村人月，參隊隊，來下告，嶺

靈胞  
第八  
山人  
南二  
年你  
性北  
一東

弟李錦







